

1068



靖江文史資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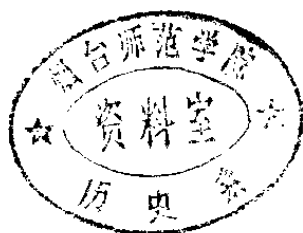
甲子元旦

第五辑

24161/2 8

靖江文史资料

第五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
靖江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五年四月

封面题字：林散之
封面设计：杨家保

靖江文史资料
第五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靖江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五年四月出版

国营靖江印刷厂承印

页数220页字数100千字印数4000册

工本费0.60元

目 录

回忆刘宜良	秦慕堂 (1)
江南与故乡	陈 彪 毛伯祥 (12)
江南泛舟长江记实	陈新宇 (27)
《蒋经国传》自序	江 南 (37)
实业家刘国钧	闻 斯 (46)
刘国钧与大成纺织染公司	张一飞 孙启仁 (58)
刘国钧先生与生祠堂二三事	徐 泰 (78)
一个小人物的生平	高继绪 (88)
敌后党领导下的靖江帮会工作概述	陈宗宝 (142)

歧途知返 杀敌起义……………曹新培（1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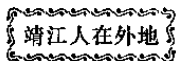
解放初期的城中小学

——一九四九年上半年日记摘抄……………杨立权（158）

我任城中小学校长的回忆……………常南平（166）

附：解放初期城中小学概貌图……………朱瑞莲

我逃亡台湾、窜犯大陆的经过……………陈尔昌（174）



医 林 燭 火

——记中日友好医院副院长印会河……………郭庆山（211）

回 忆 刘 宜 良

秦慕堂

以江南为笔名的美籍华人作家刘宜良，于一九八四年十月十五日在美国旧金山住处被刺杀后，在美华侨和华裔俱感震惊，每个正直的中国人更是义愤填膺。作为他当年的老师，惊闻恶噩，悲痛之情不可名状，兹忆述此文，以为悼念。

一、童年和家世

一九四六年春，我在长安乡文武殿小学任教。一天，我的好友陈荫培，领着一个胖敦敦、黑摸罗伙的少年前来，说这孩子叫刘宜良，已在长安小学毕业，要到文武殿小学补课迎考。我望着站在面前的刘宜良，他个头不高，但很壮实，眉宇间显露出一股聪慧之气，令人喜爱，便欣然收下了他，作为编外学生参加

补课。我除了平时让他跟班听课外，课余和晚上，还给他吃“小灶”，讲授中学课本上的知识。他记忆力和理解力很强，数理化知识一讲就懂，有时未作讲解，也自学而通。布置他背诵古代文选，都能按时背熟。他思路敏捷，命题作文一挥而就，少有陈词滥调，不落俗套，常被作为范文在全班讲评。在一次全区举行的作文演讲竞赛大会上，他代表学校参加，名列榜首。

刘宜良祖居靖江县长安乡刘家半康。祖父刘伯祥，父刘贯一。他七岁丧父，从小受祖父的启蒙教育。据说当他还在篮车里的时候，就能认识很多方块字，稍大即喜看书。祖父对他深寄厚望，要求甚严，不准他看闲书。一次他躲在厕所里看《三国》，被发觉，祖父怒不可遏，要严加责打，经祖母劝解，乃提出“要能答出书中人名，方可赦免”。考问时，他从容自若，一一答对。晚上，宜良与祖父同睡，一般睡前祖父总要让宜良对诗对词，答对赏以饼干。

刘宜良的家离学校近在咫尺，但他很少回家，经常食宿在我处。他机灵勤快，主动帮我叠被打扫，做

饭洗碗及料理其他杂务。

这年冬季的一天，刘宜良快快地告诉我，他不能到校就读了，说他三叔要带他上城，即将起程。我劝慰一番，勉励他到外边要好好读书。

二、几次深厚交往

岁月如流。刘宜良背井离乡，一别二十九年。一九七五年初秋，他从大洋彼岸的美国旧金山给我寄来一信。当邮递员将写着英文的信件送来时，我满腹狐疑，不知信件为何人所寄，及至拆开，方知是刘宜良写来。他很客气，信的开头写着“慕堂老师”，落款是“您的学生刘宜良”。原来这年他回国访问，本想回乡与亲友畅叙，故未先发函，待至江阴参观了他的母校——后塍中学后，由于某种原因，他未能返乡。靖江与江阴虽一江之隔，但可望而不可及，他只能望江兴叹，投书于我，深表遗憾。那时“四凶”横行，为了避免“海外关系”的牵累，我把他的信悄悄地付

诸一炬。自那以后，尽管我未回信，但他仍不断给我来信。三中全会以后，我疑虑渐消，开始给他回信，双方联系更为频繁，现我存有他的亲笔信二十多封。

刘宜良虽长期漂泊异地，但思念祖国的爱国之情却有增无已。

一九八〇年十月二十四日，刘宜良由美返国，专程到我家探望，因我不在，未能会晤。

一九八二年十月二十二日，我第一次与阔别后的刘宜良会面叙谈。那次，他从北京到无锡，下榻于水秀宾馆。当我赶到无锡，他和夫人已在车站迎候，当即转乘他的轿车直驶宾馆，与他的弟弟、弟媳、侄女等人会晤。久别重逢，一朝见面，真是兴奋之极。他的夫人崔蓉芝，端庄秀丽，热情温雅。她出生在安徽，台北政大中文系毕业，是宜良事业上的好帮手，是个贤内助。他俩意趣相投，伉俪情深。在美国，刘宜良苦心经营他的工艺品商店，同时纵观世界风云，关心天下大事。他夫人每天与他一起到店上班，深夜方归，还料理家务，而且永远是温和有礼。宜良夫妇对我十分敬重，待为上宾。大家欢聚一起，倾吐离别之

情，畅谈家常故旧。每涉世事沧桑，他豁达大度，视功名如过眼烟云，对个人之进退绝不萦怀。晚上，他设宴为我洗尘，举杯共饮，他那豪饮的气概至今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还亲自至盥洗间为我放水洗澡。这晚，宜良与我及他二弟同睡一室，晤谈至深夜方休。

在无锡，宜良夫妇又陪伴我四处游览，共叙师生离别之情，共赏祖国秀丽风光。每至一风景名胜处，他象导游似地进行讲述介绍。他谈到，一个民族、一个家庭，乃至一个人，光有丰富的物质享受是不够的，还必须丰富的精神生活。他对建设精神文明大加赞赏，认为中国的精神文明建设，有得天独厚的基础和条件，中国的两个文明建设都应快于西欧和北美地区。他为新中国日新月异的变化而欢欣鼓舞，说不管国民党怎样吹，还是不如共产党好。他还说过去的文革浩劫，再不会重演了。中国未来的前景，大可乐观。

分别之际，他告诉我，他今后会经常回国观光，有何要求，可以直接向他提出。他馈赠给我两套毛

料，又将价值上千美元的高级手表相送。我收了毛料，对手表坚辞不受。

不久，作家王蒙又受宜良委托带给我一块日本产自动高级电子机械手表，以此表达他对老师的敬意。宜良不忘故旧，更愿结识新交，我国当代知名作家王蒙于一九八〇年访美时，宜良闻讯后，即驱车前迎，非常热情好客。他与王蒙一见如故，亲自充当向导，邀约王蒙游览红杉林、金门大桥、“飞人”海滩、海洋博物馆等地方，一天辗转五百多英里。一九八二年王蒙到墨西哥访问，以旧金山为中转站，就住宿在刘宜良家，受到了他和夫人的礼遇，每天清晨和傍晚刘夫人都给他送去鲜橙汁。作家杨沫访美时，也曾在刘宜良家作客。我的手表就是宜良请杨沫带回北京，而后由王蒙转交的。

一九八四年中秋节前，宜良再返故乡。他一到靖江，就立即打电话邀我到招待所相叙，我以螃蟹相送，他高兴地说：这是家乡特产，珍贵礼物。此次回靖，他又游览了家乡，倍觉家乡的可爱。他对农村面貌的变化，农民生活的改善，十分高兴。他对农村实

行的经济改革，搞承包责任制，以及政府支持“两户”，备加称赞。他说：吃大锅饭只能使生产停滞，只有包产到户，才能各谋生财之道。他对他的地主家庭遭受土改的冲击，认为是应该的，非进行土地改革，不能促成中国的进步。他的弟弟告诉他：老家已经片瓦无存。他宽慰说，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弟弟又说有人在一篇文章中写到了他祖父、父亲的一些历史材料。他说历史是客观存在，别去计较。他那宽宏的胸襟和顺应历史潮流的态度以及在如何处理国家大局和个人问题方面，令人折服。

临别，他约我今年元月到上海取回他馈赠的彩电，并说要为家乡作一点贡献，办一个象样的幼儿园和老年退离休职工俱乐部，作为留念。握别时，我希望他今春再返故里，他满口应允，谁知他返美后不久，竟惨遭毒手。

三、曲折的经历

从互通音问中，我得知刘宜良自一九四六年离开

家乡长安后，随祖父在靖城稍事勾留，即去江阴，并考取江阴县后塍初级中学。一九四九年随三叔辗转苏沪杭各地，后飘泊至台湾，次年加入台湾当局“国防部”政干班。服役两年后，再被送至干校受训。一九五四年一月毕业前夕，决心脱离部队。他先求读于台北师范大学英语系，后担任台湾日报记者。由于他表现优异，曾被派往香港、菲律宾及东南亚各国采访，写成《香港纪行》及《动乱的东南亚》两书。一九六七年，他被派赴美，驻于美京华盛顿。

工作之余，刘宜良申请进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科，攻读博士学位，一九七二年修完课程，准备撰写论文，而其题目，正是蒋经国之生平及其政治理想。以后因为所申请之奖学金无着落，他遂在华盛顿市区之郎芳购物中心开设礼品店，经商谋生，并继续写作，一九七八年迁至旧金山，于渔人码头开磁像店，两年后，又在圣马泰市之西尔斯戴尔购物中心另开一磁像店。

经济上既无后顾之忧，刘宜良遂有余力贯注于写作。《蒋经国传》之前几章，曾于一九七三年至一九

七四年发表于香港之《南北极》月刊。一九七五年《南北极》未经作者同意，曾为之出单行本。一年前，洛杉矶《论坛报》取得增补后的《蒋传》连载及发单行本权。此即今日《蒋传》之由来。

除此之外，刘宜良已完成《龙云传》一半，并拟着手搜集材料，写《包玉刚传》。

刘宜良于一九五六年与刘冠伦小姐在台结婚，生一子，名家穰。家穰于一九八〇年毕业于美东马里兰大学之电机系，现任职于湾区一电脑公司。一九五九年，刘宜良与其夫人因意见不合而仳离。一九六七年，与崔蓉芝小姐结婚，生一子，名家禾，现年十三岁，就学于小学八年级。蓉芝温和体贴，精烹饪，出则与宜良共同经商，入则亲自下厨做菜招待宾客，夫妻感情甚笃，家庭中其乐融融。

刘宜良遇刺时为五十二岁，正值有为之年，且当事业高峰。

四、一个正直的爱国者

刘宜良为人热情，坦诚正直，文思敏捷，笔锋犀

利，中英文俱佳，常为美国华文报纸、杂志撰文写稿，是报道美、中、台关系的名记者和政论家。他的文章切中时弊，揭露内幕，鞭鞑黑暗，尤其对台湾当局内幕，更是如数家珍。他的《蒋经国传》对台湾当局进行了揭露和抨击，引起台湾当局的愤怒。《蒋传》发表后，台湾曾不断派人到旧金山同他“谈判”，表示愿出高价收买版权，但却遭到他的拒绝。在前“台湾省主席”吴国桢去世前，他曾到美国乔治亚州访问吴氏，在美国《台湾与世界》杂志上发表了《吴国桢八十忆往》，其中涉及到国民党内部的政治斗争，又一次触犯了台湾当局。他深知台湾当局的腐败，对台湾回归祖国，寄予深切的希望。

他既反对台湾当局的媚外独裁，又反对台独分子分裂祖国的行径。他对台独分子的奉承和拉拢，嗤之以鼻，坚持不与来往。对于一些人搞所谓“中国之春”，他著文嘲讽，说在美国的土地上结不出中国的民主之果，指出他们接受台湾津贴进行“民主运动”，是对中国现代史的莫大讽刺，说穿了他们是抛弃了大陆的妻女，另寻新欢的伪君子，是借爱国之名，行欺

骗之实的江湖骗子，是利欲熏心搞投机的政治娼妓。

刘宜良作为研究蒋氏家族的专家，他是在深刻了解国民党反动、腐朽、没落的基础上，转而对共产党寄予厚望的，也是从新中国成立后，华人的政治地位和经济权益不断提高的事实出发，对新中国产生了感情的。他曾多次访问中国大陆，到过北京、江苏、浙江、云南等地，对祖国的巨大变化留下美好的印象。这就是他爱国爱乡的根本所在。

刘宜良的突然遇害是很壮烈的，它激起我国人民的惋惜与同情。从去年十月以来，美国华侨各界、华裔人士和我国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全国工商联、全国台联以及刘宜良的亲朋友好，纷纷集会，沉痛悼念，要求弄清真相，严惩凶手，昭雪沉冤。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在追悼会上为这位正直的爱国者，赠送了挽联：

居异邦怀故土志祖国和平统一

评世事主正义挥钧笔一代英才

江南与故乡

陈彪 毛伯祥

一九八〇年十月至一九八四年九月期间，刘宜良两次由美返国，回到阔别的故乡——靖江，并多次从海外来鸿，表现出对祖国统一、桑梓建设的极大关注。

第一次回乡探亲

刘宜良第一次回乡探亲是一九八〇年十月二十四日。这天下午，在他下榻的县委招待所西平房会客室，我们和他进行了愉快的会见。一起会见的还有陪同他的国务院的曹同志。刘宜良，中等身材，着浅灰色西服，戴一副金丝眼镜，满面红光，动作利落敏捷，给人的印象是热情开朗，爽直刚健。在互相寒暄握手后，他即与我们展开热情的交谈。他谈锋甚健，从这次回靖探亲谈到旅居海外的情况，从国际谈到国内，从经济谈到政治，从个人谈到社会各个方面。